

HONG
SU
SHOU

红酥手

水袖 著

南海出版公司



HONG
SU
SHOU

红
酥
手

水
袖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酥手/水袖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8
ISBN 978-7-5442-3805-2

I. 红…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6017 号

HONGSUSHOU

红 酥 手

作 者	水 袖
责任编辑	张爱国 曾科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5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05-2
定 价	22.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1

这是一处静谧的、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的独门小院。

院子的主体建筑是一幢三层小楼，说是三层，其实第三层也就是个尖顶，就因为有了这个尖顶，小楼被海口人戏称为海南的哥特式建筑。

类似的小楼共有十六幢，一字排开，蔚为壮观。这些为当年来海南创业的老板们建起来的小楼，本来还真有点异国风情，但是，不知设计者出于那方面的考虑，把每幢小楼的墙壁上都贴上印有“福禄寿喜”字样的瓷砖，这样一来，小楼可就有不伦不类了，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可真是又土气又陈旧。

小院的门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铁门，在海风的吹拂下，已经很旧，上面满是铁锈和雨水冲刷留下的陈年污迹。

院墙有一人多高，上面爬满了青藤，有几处水泥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红砖。

一棵大榕树几乎把院子遮住了一大半，榕树下有一个石桌，四个石凳，因为很久没人光顾，上面长满了青苔，看上去颇有几分荒凉。

小院掩映在绿树丛里，经常有长着灰色羽毛的鸟儿欢快地在树上跳来跳去，不时发出叽叽喳喳地叫声，给小院增添不少活力。

梅岭一家三口就住在这座小院里。

今年四十八岁的梅岭曾经是月亮神集团的董事长，当年，他创建的“月亮神”女性保健饮料一夜之间旋风般席卷整个中国，尤其是那句“让红月亮和您的红颜一同升起”的广告词，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巅峰时期，“月亮神”的总资产近40亿元。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公司破产了，但在企业界，梅岭仍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创业型人才，在国内出版的一些企业经营案例之类的书籍上，著书立说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他，所不同的是有人把他视为成功的例子，有人则把他当成失败

的典型。

“月亮神”破产以后，梅岭当时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再就业。很多大公司都主动找上门来，许以优厚待遇，只要他答应出山，当总经理也好，做顾问也好，待遇和董事长一样。但任凭谁说，都被梅岭坚决拒绝了。

“月亮神”是梅岭亲手创建的企业，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才发展到那样的规模，“月亮神”就是他的生命，企业没了，他心中的痛可想而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像得了自闭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闷着，连话都极少说，懒懒散散地看着时光从身边溜走。

风风火火了半辈子的他，突然没事可做了，巨大的生活落差一下子难以适应，心情变得焦躁不安，难以捉摸，说话尖酸刻薄，动不动就发火，看啥都不顺眼。

本来，梅岭的婚姻生活就像一片平静的水域，波澜不惊，没有鸟儿飞过，没有芦苇摇曳，也没有鱼儿跃出水面，温馨而又平静。

长期赋闲在家的结果，打破了他和妻子杨雨荭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相安无事的婚姻模式，争吵成了二人的家常便饭。

杨雨荭是梅岭的第二任妻子，她比梅岭小整整 18 岁，他们是在梅岭最为春风得意的 1996 年结婚的。婚后，杨雨荭深居简出，为人低调，默默地照顾着梅岭的生活，从不参与，甚至不过问公司的事务。

尽管如此，生活在他的光环下，想不被照亮都难，很多人还是从各种渠道得知梅岭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当过空姐，聪明贤惠，而且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眼看着丈夫变得越来越不像他自己，杨雨荭心里也很着急，她劝梅岭：“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别再想它了，重要的是抓住现在和未来，你正好利用这段闲暇看点书，积累些知识，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你并不老，还能为社会做些事。”

梅岭不以为然地说：“书本上的那些话管什么用，你抄我，我抄你，拿腔捏调、装模作样的招人烦，当初我创建‘月亮神’，从一个一无资金、二无经验、三无背景的小作坊，做到那样的规模，靠谁的理论？”

“可它垮掉了！”杨雨荭平静地反驳着梅岭。

梅岭还不习惯杨雨荭用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在他的记忆里，杨雨荭从来都是夫唱妇随。他有些吃惊地看了妻子一眼，见她一脸的认真，并没有退让的意思，梅岭的气开始不顺了，自负地说：“别以成败论英雄，我所达到的那种辉煌，很多同类企业恐怕永远都难望其项背。”

杨雨荭别劲也上来了：“老梅，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你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一种侥幸，如果你那种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放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你认为你能成功吗？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都还是空白，人们不知道企业管理为何物，企业经营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蒙昧状态，更谈不上具备宏大的战略视野，你冒打误撞的成功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就你那时的学识和阅历，离一个大企业领导人要具备的素质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虽然你能成功一时，但失败也是必然的。当然，我并不否认你的聪明和奋斗精神，如果把你的奋斗史看作一个感人肺腑的励志故事，那还是不错的。”

说完，连杨雨荭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太尖刻，梅岭可能接受不了。但她并不想一味地温良恭俭让，她觉得梅岭是被人们奉承得太多、太久了，如果连一句实话都不能忍受，还整天沉湎于过去的辉煌里沾沾自喜，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失败的阴影？

像她估计的一样，这话可把梅岭气坏了，他顿时拉长了脸，但还是强忍着没发火，红着脸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我领风骚的时候何止三五年，这辈子够了，扳着指头算算，咱中国有十三亿，比得上我的有几个？”

“但在人们心里，你永远是个失败者的形象。”杨雨荭的话虽然简洁，却不乏力度。

梅岭既惊讶又生气地看着杨雨荭。结婚这些年，杨雨荭从来没有质疑过他说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项决定，今天是怎么啦？

生气归生气，想想杨雨荭的话却还在理，毕竟自己真的是一个失败者，一时也想不出为自己辩解的话，但又不愿示弱，便抓不住鼻子拧耳朵地甩出一句：“失败怎么啦？失败了我还是我，在这家里，我还是家长，这你剥夺不了吧？想骑到我的脖子上，眼下怕还不行！”

杨雨荭失望地摇摇头：“老梅，你不觉得这话有点弱智吗，好，我不说了，

你就在家好好的当你的家长吧”。

经杨雨荭这么一说，梅岭再想想自己刚才的话，也不禁哑然失笑，他拍拍杨雨荭，表情尴尬地说：“我这是胡搅蛮缠，别在意。”

杨雨荭淡淡地说：“谁跟你计较，要是计较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但我不能老待在家里和你吵架，我得出去找事做，有份工作就没时间吵架了。”

梅岭虽然心里不赞成，但又找不出阻止她的理由，就说：“就你这年纪还出去找工作？去吧，看哪儿要你，别以为工作就那么好找，但有一条，假若你真要找工作，也得找个拿得出手的，别给我丢脸。”

杨雨荭听不惯他说话的语气，两个人从一个问题又吵到了另一问题，直到女儿梅莎被吵醒，二人才“吵”犹未尽地互相看了一眼。

杨雨荭说要找工作并非无的放矢，她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夏宫大酒店招聘客房部经理的消息后才说这番话的。

无论如何，她都决定去试试。

2

今天是杨雨荭去夏宫大酒店面试的日子，心里有事，凌晨五点她就睡不着了。

昨晚，她躺在床上把面试时可能会问到的问题仔仔细细想了一遍，现在应聘这类事见得多了，而且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简单的问题随机应变，没啥好准备的，她只需想想怎样对付刁钻古怪的问题就行了。等她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所有的梦都和面试有关。

梅岭睡觉很轻，尽管杨雨荭小心翼翼，起床弄出的响声还是把他吵醒了，他翻个身，瞟一眼墙上的挂钟，嘟囔道：“不就一个破部门经理吗，激动得觉都不睡了，要是个再大一点的官，还指不定成什么样子呢。”

杨雨荭斜了他一眼，嘴张了张又闭上，她不想一大早就让自己的好心情被破坏，仍旧专心致志地化装。

化完装，杨雨荭对着穿衣镜左看看右看看，她对自己的穿着、化装都很满意，自信一下子就呈现在她的脸上。

抬腕看看表，时针指向七点，虽然她家离夏宫大酒店并不远，有十几分钟足够了，但杨雨荭还是想早点去，这些年当空乘的经历使她具备了良好的修养：谦和，严谨，守时。

梅岭用睡意很浓的声音说：“吃点东西再走吧，这样会使你看上去容光焕发。”

杨雨荭略感意外地看他一眼，声音柔和地说：“吃不下，我得走了，冰箱里有吃的，等会儿莎莎醒了给她热一下。”

梅岭只是翻个身，“嗯”了一声。

刚要出门，梅莎醒了，杨雨荭赶紧放下手提包，把梅莎抱在怀里：“还早呢，睡吧宝贝儿。”

梅莎很快又闭上了眼睛，杨雨荭正准备把女儿放在床上，坏了，只觉得肚子上热，用手一摸，衣服被尿湿了一大片。

杨雨荭又急又气，冲着呼呼大睡的梅岭就喊上了：“快五十的人了，也不知哪来这么多瞌睡，看看都啥时候了，还不赶快起来抱孩子，瞧这刚换好的衣服！”

梅岭坐起来，揉揉惺忪的眼睛，看见杨雨荭被尿湿的衣服，无声地笑了。又见杨雨荭生气地看着他，赶快把孩子接过来，抱怨道：“真烦人，连个觉都睡不好。”

杨雨荭三下两下冲个凉，换上一套西服套裙，一看表都快八点了，急得什么似的，“噔噔噔”一路小跑下了楼。

“夏宫”是椰城最早的五星级酒店，在老城区那片低矮陈旧的建筑里有点鹤立鸡群。杨雨荭匆匆忙忙来到人事部，正好八点。一看走廊的两条长凳子上已经有七位应聘者在等了，杨雨荭迟疑了一下，就在队尾坐了下来。

不大一会儿从楼梯口走上来两男一女，两位男的一高一矮，高的要年轻一些，三十四五岁的样子，戴眼镜，长得挺帅气。矮的有四十来岁，秃顶，面色红润，目光睿智，神态轻松怡和。

女的比两位男的都要年轻，三十岁不到，身着套装，妆化得浓淡相宜，头发盘到了头顶上，平添几分职业女性的干练，人虽然不漂亮，但看上去很有气质。

凭感觉，杨雨荭觉得这三位肯定就是今天的考官。三人走到她跟前，杨雨荭礼貌地站起来冲他们点点头，三人也都对她微微一笑。

二位男士很快进了人事部，女的站在八个人的面前，挨个儿把她们打量了一遍说：“你们八个都是来应聘的吧？八个人，嗯，这是个吉利的数字，你们的录取比例是八比一。敢来‘夏宫’应聘部门经理，说明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我喜欢自信的人。”

接着，她简单地问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陆娟，人事部经理，刚才那两位男士，想必你们都看到了，那位稍年长些的是我们酒店总经理林永平先生。年轻帅气的那位是副总经理董滨先生，今天就由我们三人从你们中间为我们酒店客房部挑选一位当家人，胜者只有一位，希望大

家好好表现。”

说完，陆娟也进了人事部。

杨雨荭不动声色地把另外几位女孩子看了一遍，她觉得自己在年龄上没什么优势，因为其他的女孩子都很年轻，若比学历，她更无优势，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勉强算个大专。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是工作经历和出众的外表。

当杨雨荭的目光再次从前面的七位应聘者身上掠过，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可能是想给面试者一个成熟、庄重的印象吧，连她自己在内，八个人统穿着套装。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浮现在杨雨荭脸上，心想：人家都是小女孩，穿职业套装是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老成些，不至于显得太青涩，你都三十岁了，穿套装不正好给人以落伍、老迈的感觉吗？

想到这儿，她起身下楼，到一层的服装店挑了一件色彩鲜亮的连衣裙，对着镜子一照，正合身，整个人也立刻神采飞扬起来，她做个深呼吸，像等待上台表演一样，心里已在跃跃欲试。

杨雨荭是最后进去面试的，果然，她一进门，三人疲惫的目光立刻振奋起来，注意力一起集中到她的衣服上，还有她脖子上挂的小饰物，整体效果令她看上去非常醒目，而且很和谐，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杨雨荭觉得自己想要的效果有了，心里坦然不少，她文静地坐了下来，脑子里却飞快地旋转着怎么回答可能问到的问题。

林永平放下手中的笔，眼光和蔼地看着她，问道：“看了你的简历，知道你曾当过空姐，那可是很多女孩子都羡慕的工作，怎么不干了呢？”

杨雨荭坦然自若地说：“违犯了航空公司的纪律，被开除了。”

林永平笑笑说：“够坦白的，能说说详细情况吗？”

杨雨荭说：“不用了吧，常言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次沉痛教训我会一辈子记取，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或许是我做好这份工作的有利条件呢。”

董滨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问杨雨荭：“如果让你做客房部经理，你将以怎样的方式做好服务工作？如果顾客与酒店发生了纠纷，你怎样解决？有成熟的想法就谈谈，没有就算了。”

杨雨荭胸有成竹地说：“有，先说服务。我会借鉴或引进航空公司一些成功的做法，用人性化、顾客至上的理念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形成既有我们酒店特色，又和国际接轨的服务理念。至于说纠纷，那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但有个原则我会把握：酒店利益至上。解决纠纷需要技巧，不一定是你占了上风我一定就要拜下风，最高境界是双赢。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林永平突然问：“要是顾客无理取闹呢？这在酒店可是常事。”

杨雨荭斩钉截铁地说：“决不妥协。我理解的顾客至上并不是说要以牺牲酒店利益为代价，我有很多种方式与顾客真诚沟通，我相信这样四个字：真诚无敌。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董滨还要问什么，林永平用眼神制止了他。

林永平伸出手和杨雨荭握握，说：“就这样吧，回去等通知好了，如果明天12点前还没接到我们的通知，就请杨小姐另谋高就，请回吧。”

董滨和陆娟没有像林永平那样和她握手，只是冲她浅浅一笑。

3

杨雨荭惦记着孩子，到菜市场匆匆买点菜就往家赶，走到楼下就听到了梅莎沙哑的哭声，可以想象，她已经哭了很久，杨雨荭心里的气“噌噌”地直往脑门子上顶。

门几乎是被杨雨荭踢开的，梅莎哭得泪人一样，小手抓着半根油条，看见杨雨荭，伸出两只小手，含混不清地叫着“妈妈”。

梅岭穿件豆绿色高领T恤，头仰靠在沙发上，这使他颈部的曲线看上去非常优雅，姿态也很舒适。他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里的时装表演，杨雨荭把门踢得山响，他硬是连头都没动一下。

“你还是个父亲吗？孩子哭成这个样，你还有心看电视？”

“她要哭我有什么办法，我不是给她油条了吗，带孩子是你们女人的事，我能这样就不错了。”梅岭心不在焉地说。

杨雨荭听了越发生气，她提高了声音说：“带孩子是女人的事，那你这个男人的事是什么？就这样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真好意思！”说到最后，她的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梅岭也生气了，他把遥控器“啪”地摔在茶几上：“你大呼小叫什么？我怎么不好意思，我挣的钱还少吗？家里的存款、房子，还有车，不都是我挣的吗？你还要我怎么样？现在看我这也不顺，那也不顺，无非是我的企业垮掉了。我告诉你杨雨荭，企业没了，我还是我，我不靠你养活，你犯不着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听了梅岭的话，杨雨荭没再吭声。梅岭说得对呀，他挣的钱足够花一辈子的，还想让他怎样呢？于是，她缓了缓语气说：“老梅，我知道你心里烦，但你总不能沉湎在过去的辉煌里出不来。你有那么多老朋友，出去走走，和他们聊聊，了解点新东西，甚至去国外旅游旅游，开开眼界，呼吸点新鲜空气，总

不能因为不缺钱就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吧？你辛苦半辈子，也该过一种高品质的生活。”

梅岭还在赌气：“我谁都不想见，见他们干什么？难道和他们聊聊就是高品质的生活了？笑话！”

杨雨荭叹口气，开始做饭，面对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她实在说不出太难听的话。这些年来，她也养成了这么个习惯——用沉默表示心中的郁闷。梅岭倒也知趣，不声不响地领着梅莎出去玩了。

杨雨荭做好饭，打电话给梅岭，让他赶快回来吃饭，本来喊一声也能听到，但运了两次气硬是没喊出声来。

杨雨荭一边给梅莎喂饭一边说：“我下午想到书店买两本酒店管理方面的书，你要是出去，也得等梅莎睡了。”

梅岭停止了咀嚼，把眼一瞪：“你这是何苦，我们缺吃还是少穿？去受那个罪，你以为部门经理是好做的吗？现在的人刁得很，都知道酒店是服务行业，好欺负，无理取闹的多了，酒店撑死一个月给你三千块。我们有那点钱和没那点钱又能怎样？莎莎还小，她需要你。”

杨雨荭说：“不是钱的问题，人生来是做事的，俗话说，无事生非。我总不能天天在家陪你吵架吧？再不找份活干，我非憋疯不可。”

梅岭斜了杨雨荭一眼，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喂完梅莎，杨雨荭草草吃了两口，就要出去买书。临出门，她对梅岭说：“莎莎眼看两岁就要过了，早该进幼儿园了，下午没事你去问问，看哪家幼儿园好，我要真上班了谁带她？你就多费点心。”

见梅岭没有反应，杨雨荭勉强笑着说：“其实也是为你着想，她进了幼儿园，你不就解放了，最好找个全托的。”

梅岭这次倒爽快：“行，下午我去办这件事。”

4

地理书上都说海南岛是个长夏的岛屿，只有生活在这儿的人才会觉得这话太过宏观。就拿这几天来说吧，春节刚过，天空总是飘着细细的小雨，到处都是雾蒙蒙的，小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有一种透骨的凉。

杨雨荭缓缓走在林荫道上，她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散步，不打伞，当细细的雨丝顺着发际、耳根、鼻尖滑落时，心中的温馨是无法言说的。

路边的电线上站着一排燕子，呢呢喃喃叫个不停，小雨把它们的羽毛浇湿了。杨雨荭看着燕子，想到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甚至耳畔还回响着那稚嫩的声音：春天到了，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她忽然觉得有点想不明白，这是祖国的最南端呀，燕子又从哪儿飞回来呢？又一想，这燕子是不是从北方飞来的，在这儿过完冬天，现在正准备飞回呢？在杨雨荭的家乡、塞北的那个小城，见到燕子，那才真正是春天来了。

杨雨荭正在小雨地里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地胡乱想着，一辆红色“海马”跑车停在了杨雨荭的身边，从车窗里探出一个黄绒绒的脑袋，杨雨荭一看，惊喜地叫道：“诗曼，怎么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陈诗曼“咯咯”地笑着：“怎么就不能是我，大老远我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大美人，虽然看不到脸，光看身材就把人迷死了，心想这是谁，连本姑娘都自叹不如，非看看庐山真面目不可。快到跟前时，从走路的姿态，我已经看出是你了。瞧瞧，都三十的人了，身材一点都没变。”陈诗曼边说边夸张地舞动着双手。

杨雨荭亲昵地摸了摸陈诗曼的黄头发：“黄头发，红跑车，对比多强烈，动感十足，挺符合你的性格，嫁人没有？还飞吗？”

陈诗曼下了车，轻轻揽住杨雨荭：“不飞了，你也不看看我多大了。快到车里面坐，俗话说，雨不大，湿衣裳，瞧你头发都淋湿了，小心感冒。”

还没等杨雨荭坐稳，陈诗曼就问杨雨荭：“换人没有？还是和那个梅总过吗？”

杨雨荭笑笑：“不和他过和谁过，找老公可不像买家用电器，用一段就换新的。”

陈诗曼叹口气说：“这‘命运’二字真是不可捉摸，你说当初老梅那个企业多红火呀，我觉得中央电视台所做的广告中，他那个企业的广告最棒，从来没觉得那是广告，是艺术，怎么说垮就垮了呢？说句实话，我心疼的倒不是他的企业，我心疼你。当初你决定嫁给他时，还为你高兴半天呢，以为终生有靠了，没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杨雨荭仰头笑了：“干吗呀诗曼，什么时候学会煽情了，你看我有那么惨吗？说到嫁给梅岭，我现在也没后悔。老梅开玩笑说，他的企业在与不在，都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质量，别说养我一个，养三个钱都花不完。物质上我真的不缺什么，老梅的企业红火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过的，所以别总拿我说事儿，咱说点别的好不好，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到底嫁人没有？”

陈诗曼潇洒地头发一甩：“本姑娘还是独身，瞧瞧身边这些男人，面目可憎的多，看着顺眼的少，谁配我嫁呀，套一句眼下人们常说的，本姑娘准备将独身进行到底。”

杨雨荭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什么把独身进行到底，少赶时髦，该嫁就嫁，老不嫁人，让人觉得怪怪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性取向出了问题呢。”

陈诗曼听了哈哈大笑：“人家咋想我管不住，自己觉得爽就行，人这一辈子，无论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快乐和痛苦的总量都差不多。一个人过图个清静，好把握，便于进退。一旦结婚，就会产生三样东西，一是爱情，二是孩子，三是烦恼。爱情不过是一个阶段里的一点感觉罢了，很靠不住；孩子嘛，会带来一些快乐，但你想，有了孩子，你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全花在他身上不说，孩子的教育可是个沉重的话题，如果教育不好，那就不是误人子弟，是误咱自己的子弟了，到那时，孩子可就成了心中永远的痛；这烦恼可就不一样了，一旦结婚，它就会生生不息，没完没了，汹涌澎湃，铺天盖地，天天与你相伴，一辈子别想清静，那才是感情世界的不归路。所以嘛，还是一个人过好处多。”

杨雨荭说：“你的谬论就是多，不过想想也有道理。”

陈诗曼得意地说：“那当然，本姑娘身边之所以总有一批追随者，一是因为咱漂亮，二是因为咱有思想。用那些臭男人的话说，咱不但美丽，而且对很多事都有见解，是美丽的深刻，或者是深刻的美丽。”

杨雨荭撇撇嘴：“那是男人讨好你的话，别太当回事，男人追求女人时，什么肉麻的话说不出？我离开公司时记得你在广州，怎么又来海口了？”

陈诗曼说：“我一直有这么个想法，攒一笔钱，等到哪天不飞了，找一个与我们家乡气候、风土人情迥然不同的城市住下来，我喜欢海口，空气清新洁净是它最大的财富，人口也不多，挺适合生存，所以就来了。”

“来多久了？也不和我联系，如果没有今天的邂逅，我们会不会生活同在一城却老死不相往来呀？”

陈诗曼连忙摇头：“绝对不会，我虽然来三个多月了，但整天忙着开店，还没腾出时间。我知道你在这儿，想等稳定下来就和你联系，真的。”

“我不信，你没有我的任何资讯，怎么联系？”

“哈，我像你那么笨，想打听梅岭在哪儿住困难吗？”

杨雨荭想想也是。她问陈诗曼：“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呀。”

陈诗曼大大方方地说：“和男朋友约会，我最近结识了一个帅哥，夏宫大酒店的副总，人很帅气，就像为我量身定做的，这不约好的下午两点见，没想到路上就碰见了你。”

杨雨荭一听陈诗曼的情人是“夏宫”的副总，很感兴趣地问：“‘夏宫’的副总，叫什么？”

陈诗曼说：“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认识他，等哪天我带他出来一起吃饭，大家认识认识。”

“我不认识他？哈，那倒也不一定，你说是谁吧。”

陈诗曼笑笑，反问她的：“你这是去哪儿？我送你去。”

杨雨荭本想说去书店买书，话到嘴边却改了口：“哪儿也不去，我喜欢这天气出来透透气，有空一块儿吃顿饭，我请你。”

陈诗曼从精致的坤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杨雨荭说：“真是太好了，有你在儿我就不孤独了，我说你呀，也得换个活法，来这世上一趟不容易，别

亏了自己。我走了，千万给我电话。”

杨雨荭笑着说：“瞧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好像只有你过的才叫生活，俺过的就不叫生活一样。快走吧小姐，别耽误你见帅哥。”

陈诗曼做个鬼脸，朝杨雨荭挥挥手。

杨雨荭目送陈诗曼的红色“海马”像团火焰呼啸而去，直到看不见，才把目光收回。她看一眼陈诗曼送的名片，无声地笑了。名片上写着：陈诗曼，“衣魅儿”女装店店长，上面还印着陈诗曼的玉照。

杨雨荭自言自语道：“这个家伙。”